

四書

春

113
860
1



天  
正  
十  
五  
年  
二  
月  
花  
房  
仙  
次  
郎  
氏  
寄  
贈

113  
860  
卷 1

大學章句序

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  
人之法也蓋自天降生民則  
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  
性矣然其氣質之稟或不能  
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  
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聰明  
睿智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間  
則天必命之以為億兆之君  
師使之治而教之以復其性  
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所以  
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典樂  
之官所由設也三代之隆其

法寔備然後王宮國都以及  
閭巷莫不有學。人生八歲則  
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  
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掃  
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  
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  
天子之元子衆子以至公卿  
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  
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  
理正心脩己治人之道此又  
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  
夫以學校之設其廣如此教  
之之術其次第節目之詳又

如此而其所以爲教則又皆  
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不  
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  
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其學  
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  
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而各  
俛焉以盡其力此古昔盛時  
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而  
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及周之  
衰賢聖之君不作學校之政  
不脩教化陵夷風俗頽敗時  
則有若孔子之聖而不得君  
師之位以行其政教於是獨

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  
後世若曲禮少儀內則弟子  
職諸篇固小學之支流餘裔  
而此篇者則因小學之成功  
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  
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  
節目之詳者也三千之徒蓋  
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  
得其宗於是作為傳義以發  
其意及孟子沒而其傳泯焉  
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矣自  
是以來俗儒記誦詞章之習  
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異端

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大  
學而無實其他權謀術數一  
切以就功名之說與夫百家  
衆技之流所以惑世誣民充  
塞仁義者又紛然雜出乎其  
間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聞  
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  
得蒙至治之澤晦盲否塞反  
覆沈痼以及五季之衰而壞  
亂極矣天運循環無往不復  
宋德隆盛治教休明於是河  
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有以接  
乎孟氏之傳實始尊信此篇

而表章之既又為之次其簡  
編發其歸趣然後古者大學  
教人之法聖經賢傳之指繁  
然復明於世雖以熹之不敏  
亦幸私淑而與有聞焉顧其  
為書猶頗放失是以忘其固  
陋采而輯之間亦竊附已意  
補其闕略以俟後之君子極  
知僭踰無所逃罪然於國家  
化民成俗之意學者脩己治  
人之方則未必無小補云淳  
熙己酉二月甲子新安朱熹  
序

大學

大舊音泰  
今讀如字

朱熹章句

子程子曰大學孔氏之  
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  
也於今可見古人為學  
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  
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  
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  
差矣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  
在止於至善

程子曰親當作新  
○太學者大人之  
學也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  
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  
者也但為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有  
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

者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新者革其舊之謂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使之一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汚也止者必至於是不而遷之意至善則事理當然之極也言明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之地而不遷蓋必其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此三者大學之綱領也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后與後同止者所當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知之則志有定向靜謂心不妄動安謂所處而安慮謂處事精詳得謂得其所以止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明德為本新民為末知止為始能得為終本始所先末終所後此結上文兩節之意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

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

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

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

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

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治平聲後放此

明明德於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心者身之所主也誠實也意者心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發欲其必自慊而無自欺也致推極也知猶識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此八者大學之條目也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

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

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

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

治去聲。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後放此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無不盡也。知既盡則意可得而實矣。意既實則心可得而正矣。脩身以上。明明德之事也。齊家以下。新民之事也。物格知至則知所止矣。意誠以下則皆得所止之序也。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

以脩身為本

壹是一切也。正心也。齊家以下則舉此而錯之耳。

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其所

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

有也

本謂身也。所厚謂家也。此兩節結上文兩節之意。

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

凡二百五字

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

門人記之也舊本頗有

錯簡今因程子所定而

更考經文別為序次如

左

凡千五百四十六字。凡傳文雜引紀然文理接續血脉貫通深淺始終至為精密熟讀詳味又當見之今不盡釋也。

康誥曰克明德

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

大甲商書顧謂常目在之也。諟是字。猶此也。或曰審也。天之明命即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為德者也。常目在之則無時不明矣。

帝典曰克明峻德

峻大也。



皆自明也

結所引書皆言自明已德之意

右傳之首章釋明明德

此通下二章至止於信舊本誤在沒世不亡心之下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

又日新

盤沐浴之盤也銘名其器以自警之辭也苟誠也湯身以去垢故銘其盤言誠能一日有以滌其舊染之汙而自新則當因其已新者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不可

斷也

康誥曰作新民

鼓之舞之謂作言振起

其自新之民也

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國雖舊至於文王能新其德以及於民而始受天命也

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自新新民皆欲正於至善也

右傳之二章釋新民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詩商頌玄鳥之篇邦畿王者之都也止居也言物各有所當止之處也

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

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

不如鳥乎

緡詩小雅綿蠻之篇緡作綿蠻鳥聲丘隅岑蔚之處子曰以下孔子說詩之辭言人當知所當止之處也

詩云穆穆文王於緡熙敬止

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

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

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於緡之於音鳥

詩文王之篇穆穆深遠之意於歎美辭緡繼續也熙光明也敬止言

其無不敬而安所止也。引此而言，聖人之止無非至善。五者乃其財之大者也。學者於此究其精微之蘊，而又推類以盡其餘，則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所以止而無疑矣。

詩云：瞻彼淇澳，萋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澳詩作與，萋詩作綠。猗詩作咀，諠詩作諛。並況晚反，恂鄭氏讀作峻。

詩：衛風淇澳之篇。淇水名。澳隈也。猗，荷美盛貌。與也。斐，文貌。切，以刀鏘琢，以錫磨，以沙石皆治物，使其滑澤也。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之，皆言其治之有緒而益致其精也。瑟，嚴密之貌。僩，武毅之貌。赫，喧著盛大之貌。諠，忘也。道，言也。學，謂講習討論之事。自脩者，省察克治之功。恂，戰懼也。威，可畏也。儀，可象也。引詩而釋之，以明明明德者之止於至善，道學自脩，言其所以得之之由。恂慄，威儀言其德容表裏之盛，卒乃指其實而歎美之也。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於戲音鳴。詩：周頌烈文之篇。於戲，歎呼樂音洛。辭。前王，謂文武也。君子，謂其後賢。後王，小人，謂後民也。此言前王所以新民者，止於至善，能使天下後世無一物不得其所，所以既沒世而人思慕之愈久而不忘也。此兩節

詠歎滯泆其味  
深長當熟玩之

### 右傳之三章釋止於至

善

此章內引洪漢詩以  
下舊本誤在誠意章下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

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

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猶人。不  
異於人。

也。情實也。引夫子之言而言。聖人能  
使無實之人不敢盡其虛誕之辭。蓋  
我之明德既明。自然有以畏服民之  
心。志故訟不待聽而自無也。觀於此  
言可以知本  
未之先後矣

### 右傳之四章釋本末

此章舊本誤  
在止於信下

此謂知本

程子曰  
衍文也

此謂知之至也

此句之上別有闕  
文。此特其結語也

### 右傳之五章蓋釋格物

致知之義而今亡矣

此

舊本通下章誤  
在經文之下

間嘗竊取

程子之意以補之曰所

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

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

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

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

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

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

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

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

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

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象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

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

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好惡上字

皆去聲謙讀誠其意者自脩之首也為慊苦却反毋者禁止之辭自欺云者知為善以去惡而心之所發有未實也慊快也足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言欲自脩者知為善以去其惡則當實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使其惡惡則如惡惡臭好善則如好好色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

以自快足於己不可徒苟時以徇外而為人也然其實與不實蓋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已獨知之者故必謹之於此以審其幾焉

小人間居為不善無所不至

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

而著其善人之視已如見其

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

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間音閑厭鄭問居獨處也厭然銷也氏讀為厭無沮閉藏之貌此言小人陰為不善而陽欲揜之則是非不能知善之當為與惡之當去也但不能實用其力以至此耳然欲揜其惡而卒不可揜欲詐為善而卒不可詐則亦何益之有哉此君子所以重以為戒而必謹其獨也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

其嚴乎引此以明上文之意言雖幽獨之中而其善惡之不可

可掄如此可  
無之甚也

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

君子必誠其意丹反言富則能

潤屋矣德則能潤身矣故心無愧怍則廣大寬平而體常舒泰德之潤身者然也蓋善之實於中而形於外者如此故又言此以結之

### 右傳之六章釋誠意

經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又曰知至而後意誠蓋心體之明有所未盡則其所發必有不能實用其力而苟焉以自欺者然或已明而不謹乎此則其所明又非已有而無以為進德之基故此章之指必承上章而通考之然後有以見其用力之始終其序不可亂而功不可闕如此云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

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

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

其正忿弗粉反懣敕值程子曰身有

○忿懣怒也蓋是四者皆心之用而人所不能無者然一有之而不能察則欲動情勝而其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矣

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

聞食而不知其味心有不存則無以檢其身

是以君子必察乎此而敬以直之然後此心常存而身無不脩也

此謂脩身在正其心

### 右傳之七章釋正心脩

身此亦承上章以起下章蓋意識則真無惡而實有善矣所以能存是心以檢其身然或但知誠意而不能密察此心之存否則又無以直內而脩身也○自此以下並以舊文為正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

辟讀為僻惡而之惡人謂衆人之之。敖好並去聲鮮上聲猶於也辟猶偏也五者在人本有當然之則然常人之情唯其所向而不加察焉則必陷於一偏而身不脩矣

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

諺俗語也溺愛者不明貪得者無厭是則偏之為害而家之所以不齊也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

### 右傳之八章釋脩身齊家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

聲長。身脩則家可教矣孝弟慈所以脩身而教於家者也然而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衆之道不外乎此

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

中去。此引書而釋之。又明立教之本不假強為在識其端而推廣之耳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

言教成於國之效

僨音奮

一人謂君也機發動所由也僨覆敗也此

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已而后求諸人無諸已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

好去聲

此又承上文一人定國而人之善無惡於已然後可以責惡皆推已以及人所謂恕也不如是

則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矣喻曉也

故治國在齊其家

通結上文

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

而后可以教國人

夫平聲蓁音臻

詩周南桃夭之篇夭夭少好貌蓁蓁美盛貌興也之子猶言是子此指女子之嫁者而言也婦人謂嫁曰歸宜猶善也

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

詩小雅蓁蕭之篇

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

之也

詩曹風鳴鳩之篇忒差也

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此三引詩皆以

咏歎上文之事而又結之如此其味深長最宜潛玩

右傳之九章釋齊家治國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

長上聲弟去聲倍與皆同絜老老所謂老吾老也與謂有所胡結反感發而興起也孤者幼而無父之稱絜度也矩所以為方也言此三者上行下效提於影響所謂家齊而國治也亦可以見入心之所同而不可使有一夫之不獲矣是以君子必當因其所同推以度物使彼我之間各得分願則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天下平矣

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

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

惡先並此覆解上文絜矩二字去聲之義如不欲上之無禮於我則必以此度下之心而亦不敢以此無禮使之不欲下之不忠於我則必以此度上之心而亦不敢以此不忠事之至於前後左右無不皆然則身之所處上下四旁長短廣狹彼此如一而無不方矣彼同有是心而興起焉者又豈有一夫之不獲哉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此平天下之要道也故章內之意皆自此而推之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樂音洛只音日此詩小雅南山有臺之篇只語助並同辭言能絜矩而以民心為已心



則是愛民如子而民愛之如父母矣

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

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

可以不慎辟則為天下僂矣

節讀為截辟讀詩小雅節南山之篇為僻僂與戮同節截然高大貌師尹

周太師尹氏也具俱也辟偏也言在上者人所瞻仰不可不謹若不能絜矩而好惡徇於一己之偏則

身戕國亡為天下之大戒矣

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

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象

則得國失象則失國

喪去聲儀詩作

宜峻詩作詩文王篇師眾也配對也駿易去聲配上帝言其為天下君而

對乎上帝也監視也峻大也不易言難保也道言也引詩而言此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有天下者能存此心而不失則所以絜矩而與民同欲者自

不能

已矣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

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

財有財此有用

先慎乎德承上言德即所謂明德有人謂得眾有土謂得國有國則不患無財用矣

德者本也財者末也

本上文而言

外本內末爭民施奪

人君以財為內則是爭鬪其民而施之以劫奪之教也蓋財者人之所同欲不能絜矩而欲專之則民亦起而爭奪矣

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

聚

外本內末故財聚爭民施奪故民散反是則有德而有人矣

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悖布內反

悖逆也。此以言之出入。明其之出入也。自先慎乎德。以下至此。又因財貨以明能絮矩與不能者之得失也。

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

得之，不善則失之矣。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也。因上文

引文王詩之意而申言之。其丁寧反覆之意益深切矣。

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

以為寶。楚書楚語言不寶以金玉而寶善人也。

舅犯目，亡人無以為寶。仁親

以為寶。舅犯，晉文公舅狐偃字子犯。亡人，文公時為公子出亡在外也。仁，愛也。事見檀弓。此兩節又明不外本而內末之意。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

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

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

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

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

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

有技，媚疾以惡之，人之彥，聖

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

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

哉。个古賀反。書作介。秦誓，周書。斷，斷丁亂反。媚，音冒。斷，誠一之貌。彥，美士也。聖，通明也。尚，庶幾也。媚，忌也。違，拂戾也。殆，危也。

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

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為能

愛人，能惡人。進，讀為屏。遊，猶逐也。言有

此媚疾之人，妨賢而病國，則仁人必深惡而痛絕之，以其至公無私，故能得好惡之正如此也。

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

遠去 命鄭氏云當作慢程子云當作

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

古菑字未拂逆也。好善而惡惡人之性也。音扶。至於拂人之性，則不仁之甚者也。自秦並至，此又皆以申言好惡公私之極，以明上文所引南山有臺節南山之意。

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

君子以位言，位而脩己治人之術，發己自盡為忠，循物無違謂信。驕者矜高，泰者侈肆。此因上所引文王康誥之意而言。章內三言得失，而語益加切，蓋至此而

天理存亡之幾，決也。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

恒胡呂氏曰國無遊民登反則生者衆矣朝無幸位則食者寡矣不奪農時則為之疾矣量入為出則用之舒矣愚按此因有土有財而言以足國之道在乎務本而節用非必外本內末而後財可聚也自此以至終篇皆一意也

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

發猶起也仁者散財以得民不仁者亡身以殖貨

未有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

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

上好仁以愛其下則下好義以忠其上所以事必有終而府庫之財無恃

出之患也

孟獻子曰畜馬乘木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六反乘斂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畜馬乘士初試為大夫者也伐冰之家辨大夫以上喪祭用水者也百乘之家有采地者也君子寧曰已之財而不忍傷民之力故寧有盜臣而不畜聚斂之臣此謂以下釋獻子之言也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為善之小人之使為國家蓄貨並至雖有善者亦

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

為利以義為利也

長上彼為善之此句上下疑有關文誤字○自由也言由小人導之也此一節深明以利為利之害而重言以結之其丁寧之意切矣

右傳之十章釋治國平

天下

此章之義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皆推廣絜矩之意也能如是則親賢樂利各得其所而天下平矣

凡傳十章前四章統論

綱領指越後六章細論

條自功夫其第五章乃

明善之要第六章乃誠

身之本在初學尤為當

務之急讀者不可以其

大學章句  
五  
近而忽之也

大學章句

中庸章句序

中庸何為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於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二言者。則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後可庶幾也。蓋嘗論之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為

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為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

從事於斯無少間斷必使道心常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為自無過不及之差矣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哉自是以來聖聖相承若成湯文武之為君臯陶伊傅周召之為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若吾夫

中庸章句  
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  
往聖開來學其功反有賢於  
堯舜者然當是時見而知之  
者惟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  
及曾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  
之孫子思則去聖遠而異端  
起矣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  
其真也於是推本堯舜以來  
相傳之意質以平日所聞父  
師之言更互演繹作為此書  
以詔後之學者蓋其憂之也  
深故其言之也切其慮之也  
遠故其說之也詳其曰天命

率性則道心之謂也其曰擇  
善固執則精一之謂也其曰  
君子時中則執中之謂也世  
之相後千有餘年而其言之  
不異如合符節歷選前聖之  
書所以提挈綱維開示蘊奧  
未有若是之明且盡者也自  
是而又再傳以得孟氏為能  
推明是書以承先聖之統及  
其沒而遂失其傳焉則吾道  
之所寄不越乎言語文字之  
間而異端之說日新月盛以  
至於老佛之徒出則彌近理

而大亂真矣然而尚幸此書  
之不泯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  
有所考以續夫千載不傳之  
緒得有所據以斥夫一家似  
是之非蓋子思之功於是爲  
大而微程夫子則亦莫能因  
其語而得其心也惜乎其所  
以爲說者不傳而凡石氏之  
所輯錄僅出於其門人之所  
記是以大義雖明而微言未  
析至其門人所自爲說則雖  
頗詳盡而多所發明然倍其  
師說而淫於老佛者亦有之

矣熹自蚤歲即嘗受讀而竊  
疑之沉潛反復蓋亦有年一  
且恍然似有以得其要領  
者然後乃敢會衆說而折其  
衷既爲定著章句一篇以俟  
後之君子而一二同志復取  
石氏書刪其繁亂名以輯略  
且記所嘗論辯取舍之意別  
爲或問以附其後然後此書  
之旨支分節解脉絡貫通詳  
略相因巨細畢舉而凡諸說  
之同異得失亦得以曲暢旁  
通而各極其趣雖於道統之



傳不敢妄議然初學之士或有取焉則亦庶乎行遠升高之一助云爾淳熙己酉春三月戊申新安朱熹序

中庸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庸平常也

朱熹章句

子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其味無窮皆實學也善讀者玩索而有

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  
能盡者矣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  
道之謂教

命猶令也性即理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為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率循也道猶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脩品節之也性道雖同而氣稟或異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聖人因人物之所當行者而品節之以為法於天下則謂之教若禮樂刑政之屬是也蓋人知己之有性而不知其出於天知事之有道而不知其由於性知聖人之有教而不知其因吾之所固有者裁之也故子思於此首發明之而董子所謂道之大原出於天亦此意也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

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  
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

聲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所以不可須臾離也若其可離則豈率性之謂哉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  
慎其獨也

見音隱暗處也微細事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言幽暗之中細微之事跡雖未形而幾則已動人雖不知而已獨知之則是天下之事無有著見明顯而過於此者是以君子既常戒懼而於此尤加謹焉所以遇人欲於將萌而不使其潛滋暗長於隱微之中以至離道之遠也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  
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

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

達道也

樂音洛中節喜怒哀樂情之中者聲也其未發則

性也無所偏倚故謂之中發皆中節情之正也無所乖戾故謂之和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達道之體也達道者循性之謂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此言性情之德以明道不可離之意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致推而極之也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所偏倚而其守不失則極其中而天地位矣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則極其和而萬物育矣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矣故其效驗至於如此此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初非有待於外而脩道之教亦在其中矣是其一體一用雖有動靜之殊然必其體立而後用有以行則其實亦非有兩事也故於此合而言之以結上文之意

右第一章子思述所傳

之意以立言首明道之

本原出於天而不可易

其實體備於已而不可

離次言存養省察之要

終言聖神功化之極蓋

欲學者於此反求諸身

而自得之以去夫外誘

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

楊氏所謂一篇之體要

是也其下十章蓋子思

引夫子之言以終此章

之義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

中庸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當然精微之極致也唯君子為能體之小人反是

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

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

忌憚也。

王肅本作小人反中庸也。程子亦以為然。今從之。

○君子之所以為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也。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有小人之心而又無所忌憚也。蓋中無定體隨時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無時不中。小人不知有此則肆欲妄行而無所忌憚矣。

此下十章皆論中庸以釋首章之義。文雖不屬而意實相承也。

變和言庸者游氏曰以性情言之則曰中和以德行言之則曰

中庸是也。然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

### 右第二章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

久矣。

鮮上聲。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故惟中庸之德為至。然亦人所同得。初無難事。但世教衰。民不興行。故鮮能之。今已久矣。論語無字能。

### 右第三章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

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

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

不肖者不及也。

知者之道者。天知去聲。理之當然中而已矣。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則生稟之異而失其中也。知者知之過既以道為不足行。愚者不及知。又不知所以行。此道之所以常不行也。賢者行之過既以道為不足知。不肖者不及行。又不求所以知。此道之所

中庸章句

中庸章句

中庸章句

中庸章句

中庸章句

中庸章句

以常不

明也

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道不可離人自不察是以有過不及之弊

### 右第四章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明故不行

### 右第五章

此章承上章而舉其不行之端以起下章之意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

知去聲與乎舜之所以為聲好去聲大知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邇言者淺近之言猶必察焉其無遺善可知然於其

言之未善者則隱而不宜其善者則播而不匿其廣大光明又如此則人孰不樂告以善哉兩端謂衆論不同之極致蓋凡物皆有兩端如小大厚薄之類於善之中又執其兩端而量度以取中然後用之則其擇之審而行之至矣然非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與此此知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

### 右第六章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予知之知去聲罟音古獲胡化

反阱才性反辟罟網也獲機檻也陷阱坑坎也皆所以捨

取禽獸者也擇乎中庸辨別衆理以求所謂中庸即上章好問用中之事也期月而一月也言知禍而不知辟以況能擇而不能守皆不得為知也

右第七章

承上章太知而三又舉不明之端以起下章也

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  
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  
之矣  
回孔子弟子顏淵名拳拳奉持之貌服猶著也膺負也奉持而著之心胸之間言能守也顏子蓋真知之故能擇能守如此此行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明也

右第八章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  
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  
可能也  
均平治也三者亦知仁勇之事天下之至難也然皆倚於一偏故資之近而力能勉者皆足以能之至於中庸雖若易能然非義精仁孰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及也三者難而易中庸易而難此

民之所以鮮能也

右第九章

亦承上章以起下章

子路問強  
子路孔子弟子仲由也子路好勇故問強

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  
與抑而強與  
與乎抑語辭而汝也

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  
強也君子居之  
寬柔以教謂含容巽順以誨人之不及也不報無道謂橫逆之來直受之而不報也南方風氣柔弱故以舍忍之力勝人為

也而強者居之  
社席也金戈兵之屬北方風氣剛勁故以果敢之力勝人為強強者之事也

社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

屬北方風氣剛勁故以果敢之力勝人為強強者之事也

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  
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  
不變，強哉矯。此四者，汝之所當強  
也。矯，強貌。詩曰：矯矯  
虎臣，是也。倚，偏著也。塞，未達也。國有  
道，不變，未達之所守，國無道，不變，平  
生之所守也。此則所謂中庸之不可  
能者，非有以自勝其不欲之私，不能  
擇而守也。君子之強，孰大於是？夫子  
以是告子路者，所以抑其血氣之剛，  
而進之以德義之勇也。

### 右第十章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  
吾弗為之矣。素，按漢書當作索。蓋字之誤也。素，隱  
行怪，言深求隱僻之理，而過為詭異  
之行也。然以其足以欺世而盜名，故  
後世或有稱述之者。此知之過而不  
擇乎善行之過，而不用其中，不當強

而強者也。聖人豈為之哉。

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廢，吾  
弗能已矣。遵道而行，則能擇乎善  
矣。半途而廢，則力之不  
足也。此其知雖足以及之，而行有不  
逮，當強而不強者也。已，止也。聖人於  
此，非勉焉而不敢廢，蓋至  
誠無息，自有所不能止也。

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  
而不悔，唯聖者能之。不為索  
隱行怪，

則依乎中庸而已，不能半途而廢，是  
以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也。此中庸之  
成德，知之盡，仁之至，不賴勇而裕如  
者，正吾夫子之事，而猶不自居也。故  
曰唯聖者能之而已。

### 右第十一章

子思所引夫子之言，以明首章  
之義者，止此。蓋此篇太旨，以知  
仁勇三達德為入道之門，故於  
篇首即以太舜顏淵子路之事

明之舜知也。顏淵仁也。子路勇也。三者廢其一則無以造道而成德矣。餘見第二十章。

君子之道費而隱 費符 味反

費用之廣也。隱體之微也。

夫婦之思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 與去 君子之道近自夫婦居室之間遠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可謂費矣然其理之所以然則隱而莫之見也蓋可知可能者道中之

宜

一事及其至而聖人不知不能則舉全體而言聖人固不能盡也。侯氏曰聖人所不知如孔子問禮問官之類所不能如孔子不得位堯舜病博施之類愚謂人所憾於天地如覆載生成之偏及寒暑災祥之不得其正者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 為余詩大雅旱麓之專反篇為類戾至也察著也子思引此詩以明化育流行上下昭著莫非此理之用所謂費也然其所以然者則非見聞所及所謂隱也故程子曰此一節子思喫緊為入處活潑潑地讀者其致思焉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結上 下文

右第十一章子思之言蓋以申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也其下八章雜



引孔子之言以明之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

道者率性而為道者厭其卑近以為不足為而反務為高遠難行之事則非所以為道矣

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

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為

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

睨研詩爾風伐柯之篇柯斧柄則法也計及睨邪視也言人執柯伐木以為柯者彼柯長短之法在此柯耳然猶有彼此之別故伐者視之猶以為遠也

若以人治人則所以為入之道各在當人之身初無彼此之別故君子之治人也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其人能改即止不治蓋責之以其所能知能行非欲其遠入以為道也張子所謂以眾人望人則易從是也

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已而不

願亦勿施於人

盡己之心為忠推己及人為恕違去也如下春秋傳齊師違穀七里之違言自此至彼相去不遠非背而去之之謂也道即其不遠人者是也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忠恕之事也以己之心度人之心未嘗不同則道之不遠於人者可見故己之所不欲則勿以施之於人亦不遠人以為道之事張子所謂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是也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

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

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

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

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

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

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

言君子胡不慥慥爾

子臣弟友四字絕句

求猶責也。道不遠人。凡已之所以責人者皆道之所當。然也。故反之。以自責。而自脩焉。庸平常也。行者踐其實。謹者擇其可。德不足而勉。則行益力。言有餘而訕。則謹益至。謹之至。則言顧行矣。行之力。則行顧言矣。慥慥。篤實貌。言君子之言行如此。豈不慥慥乎。贊美之也。凡此皆不遠人以爲道之事。張子所謂以責人入之心。責已則盡道是也。

右第十三章

道不遠人者。夫婦所能。丘未能也。一者。聖人所不能。皆費也。而其所以然者。則至隱也。存焉。下章效此。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

外。素猶見在也。言君子但因其所居之位。而爲其所當爲。無慕乎其

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

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

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

不自得焉。難去此言素其位而行也。

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

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

上。不然。天下不尤人。援平此言不願

乎其

外也。

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

險以徵幸。易去。易。平地也。居易。素

願乎外也。徵。求也。幸。謂所不當得而得者。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

鹄。反求諸其身。正音征。鹄。畫布

棲皮曰鹄。皆侯之中射之的也。子思引此孔子之言。以結上文之意。

右第十四章

子思之詩也凡章首無子思字者效此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

辟如登高必自卑

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

樂爾妻孥

好去聲耽詩作湛詩小亦音耽樂音洛雅棠

棟之篇鼓瑟琴和也翕亦合也耽亦樂也孥子孫也

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未子誦此詩而贊之曰人能和睦於妻子宜於兄弟如此則父母其安樂之矣子思引詩及此語以明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

右第十五章

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

程子曰鬼神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也張子曰鬼神者一氣之良能也愚謂以一氣言則鬼者陰之靈也神者陽之靈也以一氣言則至而伸者為神反而歸者為鬼其實一物而已為德猶言性情功效

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

鬼神無形與聲然物之終始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為是其為物之體而物所不能遺也其言體物猶易所謂幹事

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

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

齊側齊之為言齊也所以皆反齊不齊而致其齊也

明猶潔也洋洋流動充滿之意能使入畏敬奉承而發見昭著如此乃其體物而不可遺之驗也孔子曰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焜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

也正謂此爾

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

矧也

也

也

也

可射恩

度待洛反射 詩大雅抑之音亦詩作駁 篇格來也 翺

況也射厭也言厭忌而不敬也思語辭

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

夫夫音扶誠者真實無妄之謂陰陽合散無非實者故其發見之不可揜

如此

### 右第十六章

不見不聞隱也體物如在則亦費矣此前三章以其費之小者而言此後二章以其費之大者而言此一章兼費隱包亦大而言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

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

宗廟饗食之子孫保之

與平聲 子孫

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

必得其名必得其壽

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

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

材質也篤厚也栽植也氣至而滋息焉培氣反而遊散則覆

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

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

自天申之

顯用也 重也

故大德者必受命

### 右第十七章

此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見道之用廣也而其所以然者則為體微矣後二章亦此意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

王季為父以武王為子父作  
之子述之此言文王之事垂日言王季其勤王家蓋其所作亦積功累

武王續大王王季文王之緒  
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  
下之顯名尊為天子富有四  
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大音泰

此言武王之事續繼也大王王季之父也書云大王肇基

王迹詩云至于大王實始前商緒業也戎衣甲冑之屬壹戎衣武成文言一著戎衣以伐紂也

武王未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  
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  
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

大夫及士庶人父為大夫子  
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為  
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  
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喪  
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

一也

追王之王去聲也追王蓋推文武之意

此言周公之事未禘老以及乎王迹之所起也先公組紉以上至后稷也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又推大王王季之意以及於無窮也制為禮法以及天下使葬用死者之爵祭用生者之祿喪服自期以下諸侯絕大夫葬而父母之喪上下同之推已以及久也

### 右第十八章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

達通也承上章而言武王周公之孝乃天下之人通謂之孝猶孟子之言

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

也 上章言武王繼太王王

之孝者也 而周公成文武之德以追崇其先祖

此繼志述事之大者也下文又以其所制祭祀之禮通于上上者言也

春秋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

其裳衣薦其時食

祖廟天子七諸侯五大夫

重器若周之赤力太訓天球河圖之屬也裳衣先祖之遺衣服祭則設之以授尸也時食四時之食各有其物如春行羔豚膳膏香之類是也

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

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

辨賢也旅酬下為上所以逮

也燕毛所以序齒也

昭如字宗廟之次左為昭右為穆而子為去聲孫亦以為序有事於太廟則子

姓兄弟群昭群穆咸在而不失其倫焉爵公侯卿大夫也事宗祝有司之職事也旅衆也酬導飲也旅酬之禮宿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觶於其長而衆相酬蓋宗廟之中以有事為樂故逮及賤者使亦得以申其敬也燕毛祭畢而燕則以毛髮之色別長幼為坐次也齒年數也

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

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

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

踐猶履也其指先王也所尊所親先王之祖考子孫臣庶也始死謂之死既葬則日反而亡焉皆指先主也此結上文兩節皆繼志述事之意也

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

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

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

其如示諸掌乎。郊祭天。社祭地。不言后土者。自有

文也。禘。天子宗廟之大祭。追祭太祖之所自出。出於太廟。而以太祖配之也。嘗。秋祭也。四時皆祭。舉其一耳。禮必有義對。舉之。互文也。示。與視同。視諸掌。言易見也。此與論語文。意大同。小異。記有詳略耳。

### 右第十九章

#### 哀公問政

哀公。魯君名也。

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

方。版也。策。簡也。息。猶滅也。有。是君有是臣。則有是政矣。

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

夫音敏。速也。蒲盧。泥也。括。

以立政。猶以地植樹。其成速矣。而蒲葦又易生之物。其成尤速也。言人存政舉其易如此。

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

此承上文。人道。取人在人。家語作為政在於得人。語意尤備。人謂賢臣。身指君身。道者天下之達道。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之。生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言人君為政在於得人。而取人之則。又在脩身。能仁其身。則有君有臣。而政無不舉矣。

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尊賢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

殺去。人指入身。而言其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意。深體味之。可見宜者。分別事理。各有所宜也。禮則節文也。斯二者而已。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

而治矣

鄭氏曰此句在下誤重在此

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脩

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

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為政在人取人以身故不可以不脩

身修身以道道以仁故思脩身不可以

不事親欲盡親親之仁必由尊賢之

義故又當知人親親之殺尊賢之等

皆天理也故

又當知天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

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

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

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

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

也

知去達道者未下古今所共由之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

有序朋友有信是也知所以知此也

仁所以體此也勇所以強此也謂之

達德者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也

則誠而已矣達道雖人所共由然無

是三德則無以行之達德雖人所同

得然一有不誠則人欲闢之而德非

其德矣程子曰所謂誠者此是誠實

此三者有二者之

外更別無誠

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

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

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

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上強

知之者之所知行之者之所行謂

達道也以其分而言則所以知者

知也所以行者仁也所以至於知

之成功而一者勇也以其等而言則

生知安行者知也學知利行者仁也

困知勉行者勇也蓋人性雖無不善

而氣稟有不同者故聞道有蚤莫行

道有難易然能自強不息則其至一



也。呂氏曰。所入之途雖異。而所至之域則同。此所以為中庸。若乃企生知安行之資。為不可幾及。輕困勉行。謂不能有成。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也。

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

仁。知耻近乎勇。子曰二字衍文。好近乎知之知。

孟去此言未及乎達德而未以入德之聲。專通上文。三知為知。三行為仁。則此三近者勇之次也。呂氏曰。愚者自是而不求。非私者狗入欲而忘反。懦者其為入下而不敵。故好學非知。然足以破愚。力行非仁。然足以忘私。知耻非勇。然足以起懦。

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

國家矣。斯三者指三近而言。人者對己之稱。天下國家則盡乎人矣。言此以結上文修身之意。起下文九經之端也。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

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

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

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

經常也。體謂設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也。子如父母之愛其子也。柔遠人所謂無忘賓旅者也。此列九經之目也。呂氏曰。天下國家之本在身故。修身為九經之本。然必親師取友。然後脩身之道進。故尊賢次之。道之所進莫先其家。故親親次之。由家以及朝廷。故敬大臣。羣臣次之。由朝廷以及其國。故子庶民。來百工次之。由其國以及天下。故柔遠人。懷諸侯次之。此九經之序也。視羣臣猶吾四體。視百姓猶吾子。此視臣視民之別也。  
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

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

此言九經之效也道立謂道成於已而可為民表所謂建其有極是也惑謂不疑於理不眩謂不迷於事敬大臣則信任專而小臣不得以間之故臨事而不眩也來百士則通功易事農未相資故財用足柔遠人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塗故四方歸懷諸侯則德之所施者博而威之所制者廣矣故曰天下畏之

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

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歛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

去聲既許氣反稟彼錦力此言九經錦二反稱去聲朝音潮之事也官

盛任使謂官屬衆成定任使令也蓋大臣不當親細事故所以優之者如此忠信重祿謂待之誠而養之厚蓋以身體之而知其所賴乎上者如此也既讀曰餼稟稍食也稱事如周禮稟人職曰考其弓弩以上下其食是也往則為之授節以送之來則豐其委積以迎之朝謂諸侯見於天子聘謂諸侯使大夫來獻王制比年一朝厚往薄小聘二年一朝大聘五年一朝

中庸章句  
九二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來謂燕賜厚而納貢薄

之實也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

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

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

路其劫反凡事指達道達德九經之屬行去聲豫素定也跲躓也疲病也此承上文言凡事皆欲先立

乎誠如下文所推是也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

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

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

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

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

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

乎善不誠乎身矣

此又以在下位者推言素定之意及諸身不誠謂反求諸身而所存所發未能真實而無妄也不明乎善謂未能察於人心天命之本然而真知至善之所在也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

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

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

擇善而固執之者也

中並去聲從七容反

此承上文誠身而言誠者真實無妄之謂天理之本然也誠之者未能真實無妄而欲其真實無妄之謂人事之當然也聖人之德渾然天理真實無妄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則亦天之道也未至於聖則不能無不欲之私而其為德不能皆實故未能不思而得則必擇善然後可以明善未能

不勉而中則必固執然後可以誠身此則所謂人之道也不思而得生知也。不勉而中安行也擇善學知以下之事固執利行以下之事也。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

之篤行之此誠之之目也。學問思辨所以擇善而為知學

而知也。篤行所以固執而為仁利而行也。程子曰五者廢其一非學也。

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

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

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

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

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已

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

君子之學不為則已為則必要其成故常百倍其功此困而知勉而行者也。勇之

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

必強明者擇善之功強者固執之效

呂氏曰君子所以學者為能變化氣質而已。德勝氣質則愚者可進於明柔者可進於強不能勝之則雖有志於學亦愚不能明柔不能立而已矣。蓋均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強弱之稟不齊者才也人所異也。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夫以不美之質求變而美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今以鹵莽滅裂之學或作或輟以變其不美之質及不能變則曰天質不美非學所能變是果於自棄其為不仁甚矣。

### 右第二十章

此引孔子之言以繼大舜文武周公之緒明其所傳之一致舉而措之亦猶是耳。蓋包費隱兼小大以終十二章之意。章內語誠始詳而所謂誠者實此篇之樞紐也。又按孔子家語亦載此章而其文尤詳成功一也之下有公曰子之言美矣至矣寡人

實固不足以成之也。故其下復以子日起答辭。今無此問辭而猶有子白二字。蓋子思刪其繁文以附于篇而所刪有不盡者。今當為衍文也。博學之以下家語無之意。彼有關文。抑此或子思所補也。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自由也。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者聖人之德所性而有者也。天道也。先明乎善而後能實其善者賢人之學由教而入者也。人道也。誠則無不明矣。明則可以至於誠矣。

右第二十一章子思承

上章夫子天道人道之意而立言也。自此以下

十一章皆子思之言以

反覆推明此章之意

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天下至誠謂聖人之德之實天下莫能加也。盡其性者德無不實故無不欲之私而天命之在我者察之由之巨細精粗無毫髮之不盡也。人物之性亦我之性。但以所賦形氣不同而有異耳。能盡之者謂知之無不明而處之無不當也。贊猶助也。與天地參謂與天地並立為三也。此自誠而明者之事也。

右第二十二章

言天道也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其次通大賢以下凡誠有未至者而言也致推致也曲一偏也形者積中而發外著則又加顯矣明則又有光輝發越之盛也動者誠能動物變者物從而變化則有不知其所以然者蓋人之性無不同而氣則有異故惟聖人能舉其性之全體而盡之其次則必自其善端發見之偏而悉推致之以各造其極也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實而形著動變之功自不能也積而至於能化則其至誠之妙亦不異於聖人矣

### 右第二十三章

言人道也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

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

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

先知之故至誠如神見音禎祥現音者福

之兆妖孽者禍之萌著所以筮龜所以下四體謂動作威儀之間如執玉高卑其容俯仰之類凡此皆理之先見者也然唯誠之至極而無一毫私偽留於心自之間者乃能有以察其幾焉神謂鬼神

### 右第二十四章

言天道也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

道也之言誠者物之所以自成而道道音導者人之所當自行也誠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

故君子誠之為貴

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為。故必得是理。然後有是物。所得之理既盡。則是物亦盡。而無有矣。故人心之一有不實。則雖有所為。亦如無有。而君子必以誠為實也。蓋人之心能無不實。乃為有。以自成。而道之在我者。亦無不行矣。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知去誠雖所以成己。然既物而道亦行於彼矣。仁者體之存。智者用之發。是皆吾性之固有。而無內外之殊。既得於己。則見於事者。以時措之。而皆得其宜也。

### 右第二十五章

言人道也

故至誠無息。既無虛假。自無間斷。

不息則久。久則徵。久常於中也。徵驗於外也。

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

則高明。此皆以其驗於外者言之。鄭氏所謂至誠之德著於四方者。是也。存諸中者。既久則驗於外。著益悠遠。而無窮矣。悠遠故其積也廣博。而深厚博厚故其發也高大。而光明。

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

悠久即悠遠兼內外而言之也。本以悠遠致高厚。而高厚又悠久也。此言聖人與天地同用。

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

此言聖人與天地同體。

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

無為而成。見音見。猶示也。不見而現。章以配地而言也。

不動而變。以配天而言也。無為而成。以無疆而言也。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

此以下復以天地明至誠無息之功而用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不過且誠而已不貳所以誠也誠故不息而生物之多有莫知其所以然者

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

言天地之道誠一不貳故能各極其盛而有下文生

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

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

夫音扶華藏金去聲昭昭猶耿耿小也卷平聲夕市若反明也此指其一處而言之及其無窮猶十一章及其至也之意蓋舉全體而言也振收也

卷區也此四條皆以發明由其不息不息以致盛大而能生物之意然天地山川實非由積累而後

太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

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

於音鳥詩周頌維天之命篇於歎辭穆乎音呼深遠也不顯猶言豈不顯也純一不雜也引此以明至誠無息之意程子曰天道不已文王純於天道



亦不已。純則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

### 右第二十六章

言天道也

大哉聖人之道

包下文兩節而言

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

峻高天也。此言道之極於至大而無外也。

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

優優充足有餘之意。禮儀經禮也。威儀曲禮也。此言道之入於至小

而無間也。

待其人而後行

總結上兩節

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

至德謂其人。至道指上兩節而言也。凝聚也。成也。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

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

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

禮

尊者恭敬奉持之意。德性者吾所  
受於天之正理。道由也。溫猶燖溫  
之溫。謂故學之矣。復時習之也。敦加  
厚也。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  
之大也。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  
體之細也。一者脩德凝道之大端也。  
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  
自累。涵泳乎其所已知。敦篤乎其所  
已知。此皆存心之屬也。游理則不使  
有毫釐之差。處事則不使有過不及  
之謬。理義則日知其所未知。節文則  
日謹其所未謹。此皆致知之屬也。蓋  
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  
以不致知。故此五句大小相資。首尾  
相應。聖賢所示入德之方  
莫詳於此。學者宜盡心焉。

是故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國

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

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

其行與國無道其

保其身其此之謂與傳與皆同與平

聲 與謂興起在位也 詩大雅烝民之篇

### 右第二十七章

言人 道也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及古之道如此者裁及其身者也好去聲裁古災字

以上孔子之言子思引之及復也

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此以孔子思之言禮親疏貴賤相接之體也度昂制文書名

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

倫行去聲 今子思自謂當時也軌轍迹之度倫次序之體三者皆同

言天下 一統也

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鄭氏曰言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

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此又引孔子之言杞夏之後徵證也宋殷之後三代之禮孔子皆嘗學之而能言其意但夏禮既不可考證殷禮雖存又非當世之法惟周禮乃特主之制今日所用孔子既不得位則從周而已

右第二十八章

承上章為下不倍而而言亦人道也

王天下有二重焉其寡過矣

乎

王去聲 呂氏曰三重謂議禮制度考文惟天子得以行之則國不異政家不殊俗而人得寡過矣

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

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

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

上焉者謂時主以前如夏商之禮雖善而比有不可考下焉者謂聖人在下如孔子雖善於禮而不在于尊位也

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

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

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

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此君子指主天下者而言其言其道即議禮制度考文之事也本諸身有其德也徵諸庶民驗其所信從也建立也立於此而參於彼也天地若道也

神者造化之迹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所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者也

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

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

知天知人知其理也

是故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

行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

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

不厭動兼言行而言道兼法則而言言法法度也則準則也

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

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

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

也惡去聲射音詩周頌振鷺之篇稱射也

諸身以下六事而言

厭也所謂此者指本

### 右第二十九章

承上章居上不驕而言亦人道也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

祖述者遠宗述守其法律天時者法其自然之運襲水土者因其一定之理皆兼內外該本末而言也

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

辟音譬幬音錯猶迭也此徒報反言聖人之德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

悖猶背也天覆地載萬物並育於其間而不相害四時日月錯行代明而不相悖所以不害不悖者小德之川流者全體之分大德者萬殊之本川流者如川之流脉絡分明而往不息也敦化者敦厚其化根本盛大而出無窮也此言天地之道以見上文取辟之意也

### 右第三十章

言天道也

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

彼列聰明睿知生知之質臨謂居上而反臨下也其下四者乃仁義禮知之德文章也理條理也密詳細也察明辨也

溥溥淵泉而時出之溥溥周備而廣闊也

淵泉靜深而有本也出時發見也言五者之德充積於中而以時發見於外也

溥溥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

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

民莫不說見音現言其充積極其盛說音悅而發見當其可也

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

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

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

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

尊親故曰配天施去聲舟車所至除音墜以下蓋極

言之配天言其德之所及廣大如天也

### 右第三十一章

承上章而言小德之川流亦天道也

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

之大經立天下大本知天地

之化育夫焉有所倚夫音扶焉於反

經綸皆治絲之事經者理其緒而分之綸者比其類而合之也經常也大本倫者五品之人倫大本者所性之全體也惟聖人之德極誠無妄故於

入倫各盡其當然之實而皆可以為天下後世法所謂經綸之也其於所

性之全體無一毫人欲之偽以雜之而天下之道千變萬化皆由此出所謂立之也其於天地之化育則亦其

極誠無妄者有默契焉非但聞見之知而已此皆至誠無妄自然之功

用夫豈有所倚者於物而後能哉

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

天肫之肫肫懇至貌以經綸而言也純反淵淵靜深貌以立本而言也浩浩廣大貌以知化而言也

其淵其天則非特如之而已

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

中庸章句

其孰能知之

聖人知之 固猶實也 知去聲 鄭氏曰唯

右第三十一章

承上章而言言大德之敦化亦天道也前章言至聖之德此章言至誠之道然至誠之道非至聖不能知至聖之德非至誠不能為則亦非一物矣此章言聖人天道之極致至此而無以加矣

詩曰衣錦尚絀惡其文之著

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

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

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

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

之顯可與入德矣

衣去聲細口 迴反惡去聲

闇於前章言聖人之德極其盛矣此感反復自下學立心之始言之而下

文又推之以至其極也詩國風衛碩人鄭之丰皆作衣錦褻衣褻絀同禪衣也尚加也古之學者為己故其立心如此尚絀故闇然衣錦故有日章之實淡簡溫絀之襲於外也不厭而文且理焉錦之美在中也小人反是則暴於外而無實以繼之是以的然而日亡也遠之近見於彼者由於此也風之顯著乎外者本乎內也微之顯有諸內者形諸外也有為己之心而又知此三者則知所謹而可入德矣故下文引詩言謹獨之事

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

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

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

所不見乎

惡去詩小雅正月之篇 承上文言莫見乎

隱莫顯乎微也疚病也無惡於志猶言無愧於心此君子謹獨之事也

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

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

信

相去詩大雅抑之篇相視也屋漏聲

子之戒謹恐懼無時不然不待言動而後敬信則其為已之功益加密矣故下文引詩

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是

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

民威於鈇鉞

假格同詩南頌烈祖承上之文而遂及其效言進而感格於神明之際極其誠敬無有言說而人自化之也威畏也鈇鉞

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

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詩周頌烈文之篇不顯說見二十六章此借引以為幽深玄遠之意承上文言天子有不顯之德而諸侯法之則其德愈深而效愈遠矣篤厚也篤恭言不顯其敬也篤恭而天下平乃聖人至德淵微自然之應中庸之極功也

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

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

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

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輶由西詩大雅皇矣之篇引之以明上二音文所謂不顯之德者正以其不大聲與色也又引孔子之言以為聲色乃化民之末務今但言不大之而已則猶有聲色者存是未足以形容不顯之妙不若承民之詩所言德輶如毛則庶乎可以形容矣而又自以為謂之毛則猶有可比者是亦未盡其妙不若文王之詩所言上天之事無聲無臭然後乃為不顯之至耳蓋聲臭有氣無形在物最為微妙而猶曰無之故惟此可以形容不顯篤恭之妙非此德之外又別有是二等等然後為至也

右第三十三章子思因

前章極致之言反求其

本復自下學為已謹獨  
之事推而言之以馴致  
乎篤恭而天下平之盛  
又贊其妙至於無聲無  
臭而後已焉蓋舉一篇  
之要而約言之其反復  
丁寧示人之意至深切  
矣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中庸章句

甲

論語

朱熹集註序說

史記世家曰孔子名丘字

仲尼其先宋人父叔梁

紇母顏氏以魯襄公二

十二年庚戌之歲十一

月庚子生孔子於魯昌

平鄉陬邑為兒嬉戲常

陳俎豆設禮容及長為

委吏料量平

為司職吏

畜蕃息

適周問

委吏本作季氏史索隱云

一本作委吏與孟子合則今從之

職見周禮牛人讀繫養犧牲之所此官

即孟子所謂乘田



禮於老子既及而弟子  
益進昭公二十五年甲  
申孔子年三十五而昭  
公奔齊魯亂於是適齊  
為高昭子家臣以通乎  
景公有聞龍問公欲封以  
尼谿田晏嬰不可公惑  
之有季子孟五孔子遂行  
反乎魯定公元年壬辰  
孔子年四十二而季氏  
強僭其臣陽虎作亂專  
政故孔子不仕而退修  
詩書禮樂弟子彌衆九

年庚子孔子年五十一  
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  
召孔子欲往而卒不行  
有發自子路定公以孔子為  
中都宰一年四方則之  
遂為司空又為大司寇  
十年辛丑相定公會齊  
侯于夾谷齊人歸魯侵  
地十二年癸卯使仲由  
為季氏宰墮三都收其  
甲兵孟氏不肖墮成圍  
之不克十四年乙巳孔  
子年五十六攝行相事

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魯國大治齊人歸女

樂以沮之季桓子受之

郊又不致膳俎於大夫

孔子行魯世家以此以上皆為二十一年事

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

濁鄒家孟子作顏離也適陳過

匡匡人以為陽虎而拘

之有顏淵後及文王既沒之語既解還

衛主遽伯玉家見南子

去適宋司有失子路及未見好德之語

馬桓魋欲殺之有天生德語及微服過宋又去適陳主司城

貞子家居三歲而及于

衛靈公不能用有三年有成之語

晉趙氏家臣佛肸以中

牟畔召孔子孔子欲往

亦不果有答子路堅白語及荷蕢過門事將

西見趙簡子至河而反

又主遽伯玉家靈公問

陳不對而行復如陳據論語則絕糧當在此時

謂康子必召孔子其臣

止之康子乃召冉求史記

以論語歸與之歎為在此時又以子孟子所記歎詞為主司城貞子時語疑不然蓋語孟所記本皆此一時語而所記有異同耳

孔子如蔡及葉

有葉公問答子

路不對沮溺耦耕荷蓑丈人等事史記云於是楚昭王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而陳蔡大夫發徒圍之故孔子絕糧於陳蔡之間有懼見及告子貢一貫之語被是時陳蔡臣服於楚若楚王來聘孔子陳蔡大夫安敢圍之且據論語絕糧當在去衛如陳

楚昭王將以書社地

封孔子令尹子西不可

乃止史記云書社地七百

又反乎衛時靈公已

卒衛君輒欲得孔子為

政有魯衛兄弟及答子貢夷齊子路正名之語而

冉求為季氏將與齊戰

有功康子乃召孔子而

孔子歸魯實哀公之十

一年丁巳而孔子年六

十八矣有對哀公及康子語然魯終

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

求仕乃敘書傳禮記有宋損益從

刪詩正樂有語及樂正

序易象繫象說

卦文言有假我數弟子

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

七十二人弟子顏回最賢

十四年庚申魯西

狩獲麟有莫我知孔子作

春秋有知我罪我等語論語請討陳恒事亦在是年

明年辛酉子路死於衛  
十六年壬戌四月己丑  
孔子卒年七十三葬魯  
城北泗上弟子皆服心  
喪三年而去唯子貢廬  
於冢上凡六年孔子生  
鯉字伯魚先卒伯魚生  
伋字子思作中庸子思學於

曾子而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

何氏曰魯論語二十篇齊  
論語別有問王知道凡  
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  
章句頗多於魯論古論

出孔子壁中分堯曰下

章子張問以為一篇有

兩子張凡二十一一篇篇

次不與齊魯論同

程子曰論語之書成於有

子曾子之門人故其書

獨二子以子稱

程子曰讀論語有讀了全

然無事者有讀了後其

中得一兩句喜者有讀

了後知好之者有讀了

後直有不知手之舞之

足之蹈之者

程子曰。今人不會讀書。如讀論語。未讀時。是此等人。讀了。後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讀。

程子曰。頤自十七八。讀論語。當時已曉文義。讀之愈久。但覺意味深長。

論語卷之一

朱熹集註

學而第一

此為書之首篇。敬所記多務本之意。乃入道之門。積德之基。學者之先務也。凡十六章。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說悅。學之為說。效也。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為。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習。鳥數飛也。學之不已。如鳥數飛也。說。喜意也。既學而又時時習之。則所學者熟。而中心喜說。其進身不能已矣。程子曰。習。重習也。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說也。又曰。學者將以行之也。時。習之。則所學者在我。故說。謝氏曰。時。習者。無時而不習。坐如尸。坐時習也。立如齊。立時習也。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樂音 朋。同類也。自遠方來。則近者可浴。知。程子曰。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故可樂。又曰。說。在。心。樂。主發散。在。外。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愠。紆。愠。含。怒。意。君子成德之名。尹氏問。友。曰。學。在。己。知。不知。在。人。何。愠。之。有。程。子。曰。雖。樂。於。及。人。不。見。是。而。無。悶。所。謂。君子。勉。謂。及。人。而。樂。者。順。而。易。不。知。而。不。愠。者。逆。而。難。故。惟。成。德。者。能。之。然。德。之。所。以。成。亦。由。學。之。正。習。之。熟。說。之。淡。而。不。已。焉。耳。程。子。曰。樂。由。說。而。後。得。非。樂。不。足。以。語。君。子。

有子曰。其為人孝弟而

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

好作亂者。未之有也。

上聲。有子。孔子弟子。名。若。善。事。父。又。母。為。孝。善。事。兄。長。為。弟。犯。上。謂。干。犯。在。上。之。人。鮮。少。也。作。亂。則。為。悖。逆。爭。鬪。之。事。矣。此。言。人。能。孝。弟。則。其。心。和。順。必。好。犯。上。必。不。好。作。亂。也。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力也。本。猶。根。也。仁。者。愛。之。理。心。之。德。也。為。仁。猶。曰。行。仁。與。者。疑。詞。謙。退。不。敢。質。言。也。言。君。子。凡。事。專。用。力。於。根。本。根。本。既。立。則。其。道。自。生。若。上。文。所。謂。孝。弟。乃。是。為。仁。之。本。學。者。務。此。則。仁。道。自。此。而。生。也。程。子。曰。孝。弟。順。德。也。故。不。好。犯。上。豈。復。有。逆。理。亂。常。之。事。德。有。本。本。立。則。其。道。充。大。孝。弟。行。於。家。而。後。仁。愛。及。於。物。所。謂。親。親。而。仁。民。也。故。為。仁。以。孝。弟。為。本。論。性。則。以。仁。為。孝。弟。之。本。或。問。孝。弟。為。仁。之。本。此。是。由。孝。弟。可。以。至。仁。否。曰。非。也。謂。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蓋。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唯。有。箇。仁。義。禮。智。四。者。而。已。易。嘗。有。孝。弟。來。然。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故。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巧。好。令。善。也。好。其。言。善。其。色。致。飾。於。外。務。以。悅。入。則。人。欲。肆。而。本。心。之。德。

外務以悅入。則人欲肆而本心之德

亡矣。聖人詞不迫，切專言，鮮則絕，無可知。學者所當深戒也。○程子曰：知巧言令色之非，則知仁矣。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省悉井反，為去聲，傳平聲。

曾子，孔子弟子，名參，字子輿。盡，已之謂也。以實之謂信。傳，謂受之於師。習，謂熟之於己。曾子以此三者日省其身，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其自治誠切如此，可謂得為學之本矣。而二者之序，則又以忠信為傳習之本也。○尹氏曰：曾子守約，故動必求諸身。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真。獨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故傳之無弊。觀於子思、孟子，可見矣。惜乎其嘉言善行，不盡傳於世也。其幸存而未泯者，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道，去聲。

皆去。道，治也。千乘，諸侯之國。其地可出兵車千乘者也。敬者，主一無適之謂。敬事而信者，敬其事而信於民也。時，謂農隙之時。言治國之要在於此五者，亦務本之意也。○程子曰：此言至淺，然當時諸侯果能此，亦足以治其國矣。聖人言雖至近，上下皆通。此三言者，若推其極，堯舜之治亦不過此。若常人之言，近則淺近而已矣。楊氏曰：上不敬，則下慢；不信，則下疑；下慢而疑，事不立矣。敬事而信，以身先之也。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蓋修用則傷財，傷財必至於害民。故愛民必先於節用。然使之不以其時，則力本者不獲自盡。雖有愛人之心，而人不被其澤矣。然此特論其所存而已。不及為政也。苟無是心，則雖有政不行焉。胡氏曰：凡此數者，又皆以敬為主。愚謂五者反覆相因，各有次第。讀者宜細推之。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弟子之弟，上聲。則弟之弟，去聲。

謹者行之有常也。信者言之有實也。汎廣也。衆謂衆人親近也。仁謂仁者餘力猶言暇日以用也。又謂詩書六藝之文。○程子曰。為弟子之職。如有餘則學文。不修其職而先文。非為己之學也。尹氏曰。德行本也。文藝末也。窮其本末。知所先後。可以入德矣。洪氏曰。未有餘力而學文。則文滅其質。有餘力而不學文。則質勝而野。愚謂力行而不學文。則無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而所行或出於私意。非但失之於野。而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

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

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

吾必謂之學矣。

子夏孔子弟子。姓卜。名商。賢人之賢。而易其好色之心。好善有誠也。致猶委也。委致其身。謂不有其身也。四者皆人倫之大者。而行之必盡其誠。學求如是而已。故子夏言有能如是之人。苟非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至。雖或以為未嘗為學。我必謂之學矣。

學也。○游氏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能是四者。則於人倫厚矣。學之為道。何以加此。子夏以文與字。各而其言如此。則占人之所謂學者。可知矣。故學而一篇大抵皆在於務本。吳氏曰。子夏之言。其意善矣。然詞氣之間。抑揚太過。其流之弊。將或至於廢學。必若上章夫子之言。厥後為無弊也。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

則不固。

重。厚重。重威嚴。固。堅固也。故不厚。重則無威嚴。而所學亦不堅固也。

主忠信。

人不忠信。則事皆無實為。必以是為主焉。○程子曰。人道唯在忠信。不誠則無物。且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人心也。若無

無友不如己者。

無母。通禁止辭也。友所輔。不不知也。則無益而有損。

過則勿憚改。



勿亦禁止之辭。憚良難也。自心不勇則惡日長。故有過則當速改。不可畏難而苟安也。程子曰。學問之道無他也。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程子曰。君子自脩之道當如是也。游氏曰。君子之道以威重為質。而學以成之。學之道必以忠信為主。而以勝己者輔之。然或吝於改過。則終無以入德。而賢者亦未必樂告以善道。故以過勿憚。改終焉。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慎終者。盡其禮。追遠者。祭。盡其誠。民德歸厚。謂下民化之也。其德亦歸於厚。蓋終者。人之所易忽也。而能謹之。遠者。人之所易忘也。而能追之。厚之道也。故以此自為則已之德。厚下。民化之。則其德亦歸於厚也。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

子禽姓陳名。平聲下同。九子貢姓端木。弟。子。弟。子。或曰。九子貢。弟。子。弟。子。知。是。抑。反。語。辭。

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溫。和厚也。良。易直也。恭。莊敬也。儉。節制也。讓。謙遜也。五者。夫子之盛德。光輝。被於人者也。其諸。語辭也。人。他人也。言。夫子未嘗求之。但其德容如是。故。時君敬信。自以其政。就而問之耳。非若他人。必求之。而後得也。聖人過化存神。之妙。未易窺測。然。即此而觀。則其德盛禮恭。而不願乎外。亦可見矣。學者。所當潛心。而勉學也。○謝氏曰。學者。觀於聖人威儀之間。亦可以進德矣。若子貢。亦可謂善觀聖人矣。亦可謂善言德行矣。今去聖人。千五百年。以此五者。想見其形容。尚能使入興起。而況於親炙之者乎。張敬夫曰。夫子至是邦。必聞其政。而未有能委國而授之。以政者。蓋見聖人之儀刑。而樂告之者。秉發好德之良心也。而私欲害之。是以終不能用耳。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

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

謂孝矣

行去 父在子不得自專而志則可知父沒

然後其行可見故觀此足以知其人之善惡然又必能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乃見其孝不然則所行雖善亦不得為孝矣○尹氏曰如其道雖終身無改可也如其非道何待三年然則三年無改者孝子之心有所不忍故也游氏曰三年無改亦謂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耳

○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

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

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和者從容不迫之意蓋禮之為體雖嚴然皆出於自然之理故其為用必從容而不迫乃為可貴先王之道此其所以為美而小事

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

節之亦不可行也

承上文而言如此而復有所不行者以其徒知和之為貴而一於和不復以禮節之則亦非復禮之本然矣所以流蕩忘返而亦不可行也○程子曰禮勝則離故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以斯為美而小大由之樂勝則流故有所不行者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范氏曰凡禮之體主於敬而其用則以和為貴敬者禮之所以立也和者樂之所由生也若有子可謂達禮樂之本矣愚謂嚴而表和而節此理之自然禮之全體也毫釐有差則失其中正而各倚於一偏其不可行均矣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

也恭近於禮遠耻辱也因不

失其親亦可宗也

近遠皆信去聲

信也義者事之宜也復踐言也表致敬也禮節文也因猶依也宗猶主也言約信而合其宜則言必可踐矣致恭而中其節則能遠耻辱矣所依者不失其可親之人則亦可以宗而主之矣此言人之言行交際皆當謹

於始而慮其所終不然則因仍苟且之間將有不勝其自失之悔者矣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

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

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好去聲

不求安飽者志有在而不暇及也敏於事者勉其所不足慎於言者不敢盡其所有餘也然猶不敢自是而必就有道之人以正其是非則可謂好學矣凡言道者皆謂事物當然之理人之所共由者也○尹氏曰君子之學能是四者可謂篤志力行者矣然不取正於有道未免有差如楊墨學仁義而差者也其流至於無父無君謂之好學可乎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

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

樂富而好禮者也樂音洽好去聲

諂卑屈也驕矜肆也常人溺於貧富之中而不知所以自守故必有

之病無諂無驕則知自守矣而未能超乎貧富之外也凡曰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也樂則心廣體胖而忘其貧好禮則安處善樂循理亦不自知其富矣子貢貨殖蓋先貧後富而當用力於自守者故以此為問而夫子答之如此蓋許其所已能而勉其所未至也

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

如磨其斯之謂與磋七多反與平聲

詩衛風淇澳之篇言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復磨之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子貢自以無諂無驕為至矣聞夫子之言又知義理之無窮雖有得焉而未可遽自足也故引是詩以明之

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告諸往而知來者

往者其所已言者來者其所未言者○愚按此章問答其淺深高下固不待辨說而明矣然不切則磋無所施不琢則磨無所措故學者雖不可安

於小成而不求，道之極致，亦不可殺焉。於虛遠而不察，切已之實病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尹氏曰：君子求在我者，故不患人之不己知，而患其不能辨，故以為患也。

為政第二 凡二十 四章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  
共音拱，亦作拱。

政之為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德之為言得也，行道而有得於心也。北辰，北極，天之樞也。居其所，不動也。共，向也。言眾星四面旋繞而歸向之也。為政以德，則無為而天下歸之，其象如此。○程子曰：為政以德，然後無為。范氏曰：為政以德，則不動而化，不言而信，無為而成。所守者，至簡而能御煩，所處者，至寡而能服眾。動，所務者至寡而能服眾。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

曰思無邪。  
詩三百十一篇，言三百，思無邪，魯頌駟篇之辭。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然其言微婉，且或各因一事而發，求其直指全體，則未有若此之明且盡者。故夫子言詩三百篇，而惟此一言足以盡蓋其義，其示入之意亦深切矣。○程子曰：思無邪者，誠也。范氏曰：學者必務知要，知要則能守約。守約則足以盡博矣。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亦可以一言蔽之。曰毋不敬。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  
道音導，道猶引導也。謂先之也。政，謂法制禁令也。齊，所以一之也。道，之而不從者，有刑以一之也。免而無恥，謂苟免刑罰而無所羞愧，蓋雖不敢為惡，而為惡之心未嘗亡也。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禮，謂制度品節也。格，至也。言躬行以率之，則民固有所觀感而興起。

矣。而其淺深厚薄之不一者，又有禮以之。則民恥於不善，而又有以至於善也。一說格正也。書曰格其非心。○愚謂政者為治之具，刑者輔治之法。德禮則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禮之本也。此其相為終始，雖不可以偏廢。然政刑能使民遠罪而已，德禮之效則有以使民日遷善而不自知。故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未，又當深揆其本也。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

古者十五而入大學，心之所之謂之志。此所謂學，即太學之道也。志乎此，則念念在此，而為之不厭矣。

三十而立 有以自立則守之固而無所事志矣

四十而不惑 於事物之所當然皆無所疑則知之明而無所事守矣

五十而知天命 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乃事物所以當然之故也。知此則知極其精而不惑，又不足言矣。

六十而耳順

聲入心通，無所違逆，知乏之至，不思而得也。

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從隨也。矩法度之器，所以為法者也。隨其心之所欲而自不過於法度，安而行之，不勉而中也。○程子曰：孔子生而知者，也。言亦由學而至，所以勉進後人也。立能自立於斯道也，不惑則無所疑矣。知天命窮理盡性也，耳順所聞皆通也。從心所欲不踰矩，則不勉而中矣。又曰：孔子自言其進德之序如此者，聖人未必然，但為學者立法，使之盈科而後進，成章而後達耳。胡氏曰：聖人之教亦多術，然其要使人不失其本心而已。欲得此心者，惟志乎聖人，所示之學，循其序而進焉。至於一疵不存，萬理明盡之後，則其日用之間，本心瑩然，隨所意欲，莫非至理。蓋心即體，欲即用，體即道，用即義，聲為律而身為度矣。又曰：聖人言此，一以示學者當優游涵泳，不可躐等而進，一以示學者當就形將不可半途而廢也。愚謂聖人生知

言行固無積累之漸。然其心未嘗自  
懈。已至此也。是其日用之間。必有獨  
覺其進而人不及知者。故因其近似  
以自名。欲學者。以是為則。而自勉。非  
心實自聖而後。始為是。是退託也。後  
凡言謙詞之屬。意皆放此。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

孟懿子魯大夫仲孫氏名。何忌無違謂不背於理。

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

樊遲孔子弟子。名須。御為孔子御車也。孟孫即仲孫也。夫子以懿子未達而不能問。恐其失指。而以從親之。今為孝故。語樊遲以發之。

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生事。葬祭。事親之始終。具矣。禮。即理之節文也。人之事親。自始至終。於禮而不苟。其尊親也至矣。是時三家禮。禮故夫子以是警之。庶語意渾然。

又若不專為三家發者。所以為聖人之言也。○胡氏曰。人之欲孝其親。心雖無窮。而分則有限。得為而不為。與不得為。而為之。均於不孝。所謂以禮為者。為其所得為者而已矣。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武伯懿子之子。名甦。所不至。惟恐其有疾病。常以為憂也。人子體此。而以父母之心為心。則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於不謹矣。豈不可以為孝乎。舊說。人子能敬父母。不以其疾為憂。乃可謂孝。亦通。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養去聲。別。彼列反。

子游孔子弟子。姓言名偃。養謂飲食供奉也。犬馬待人而食。亦若養。然則人畜犬馬。皆能有以養之。若能養其親而敬不至。則與養犬馬者何異。世

言不敬之罪。所以深警言之也。○胡氏曰。世俗事親能養足矣。狎恩恃愛而不知其漸。流於不敬。則非小失也。子游聖門高弟。未必至此。聖人直恐其愛踰於敬。故以是深警發之也。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為孝乎。

食音

色難。謂事親之際。惟色為難也。食飯也。先生父兄也。饌。飲食之也。曾。猶嘗也。蓋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踰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故事親之際。惟色為難耳。服勞奉養。未足為孝也。舊說承順父母之色。為難。亦通。○程子曰。告懿子。告眾人者。也。告武伯者。以其人多可憂之事。子游能養而或失於敬。子夏能直義而或失於溫潤之色。各因其材之高下。與其所失而告之。故不同也。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

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回。孔子弟子。姓顏。字子淵。不違者。意思不相背。有聽受而無間難也。私。謂燕居獨處。非進見請問之時。發。謂發明所言之理。愚。聞之師曰。顏子深潛純粹。其於聖人體段。已具其間。夫子之言。默識心融。觸處洞然。自有條理。故終日言。但見其不違。如愚人而已。及退省其私。則見其日用動靜語默之間。皆足以發明夫子之道。坦然由之。而無疑。然後知其不愚也。

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樂其所安。雖善而心偽。耳豈能久而不變哉。

以。為也。為善者為君子。為惡者為小人。觀其所由。觀此視為詳矣。由。從也。事雖為善。而意之所從。來者有未善焉。則亦不得為君子矣。或曰。由。行也。謂所以行其所為者也。察其所安。察則又加詳矣。安。所樂也。所由雖善。而心之所樂者。不在於是。則亦偽耳。豈能久而不變哉。

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焉於度反廋所

雷 焉何也。廋，隱也。重言以深明之。○  
反 程子曰：在己者能知言，窮理則能  
以此察人，  
如聖人也。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

師矣

溫，尋繹也。故者舊所聞，新者  
今所得。言學能辨習舊聞而  
每有新得，則所學在我，而其應不窮，  
故可以為人師。若夫記問之學，則無  
得於心而所知有限，故學記識其不  
足以為人師，正與此意互相發也。

子曰君子不器

器者各適  
其用而不

能相通成德之士體無不具故用  
無不周非特為一材一藝而已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  
言而後從之

周氏曰：先行其言者，行之於未言之  
前而後從之者，言之於既行之後。  
范氏曰：子貢之患非言之之  
難而行之之艱，故告之以此。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

比而不周

比必周，普遍也。比，偏黨  
二反也。皆與人親厚，  
意值周，弘而比，私取。○君子小人所  
為不同，如陰陽晝夜，每每相反，然究  
其所以分，則在公私之際，毫釐之差  
耳。故聖人於周比，和同騎泰之屬，當  
對舉而互言之。欲學者察乎  
兩間而審其取舍之幾也。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

不學則殆

不求諸心，故昏而無得。  
不習其事，故危而不安。  
○程子曰：博學審問，慎思明  
辨，篤行，五者廢其一，非學也。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范氏曰：攻，專治也。故治木石金玉之  
工，日攻異端，非聖人之道，而翫為一  
端，如楊墨是也。其率天下至於無父，  
無君，專治而欲精之為害甚矣。○程  
子曰：佛氏之言，比之楊墨尤為近理，  
所以其害為尤甚。學者當如淫聲美  
色，以遠之，不爾則駸  
駸然入於其中矣。





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

勸季子康子、魯大夫、季孫氏名、肥莊、謂容貌、端嚴也、臨民以莊、則民敬於

已孝於親、慈於衆、則民忠於已、善者舉之、而不能者、教之、則民有所勸而

樂於為善○張敬夫曰、此皆在我所當為、非為欲使民敬忠以勸而為之、

也然能如是、則其應蓋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

定公初年、孔子不在、故或人疑其不為政也

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

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矣其

為為政書、周書、君陳篇、善言、孝、友、兄弟、曰、友、善、言、君、陳、能、孝、於、親、友、於、

兄弟又能推廣此心以為一家之政

孔子引之、言如此、則是亦為政矣、何

有難以語或人者、故託此以

示之、要之、至理、亦不

也○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

也大車無輓小車無軌其何

以行之哉輓五兮及大車謂平輓轅端橫木縛輓以駕牛者小車謂田車兵車乘車軌轅端上曲鉤衡以駕馬者車無此二者則不可以行人而無信亦猶是也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陸氏曰也

一作乎○王者易姓受命為一世子張問自此以後十世之事可前知乎

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

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

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

知也馬氏曰所因謂三綱五常所謂損益謂文質三統思按三綱

謂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五常謂仁義禮智信文質謂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三統謂夏正建寅為人

統商正建丑為地統周正建子為天

統三綱五常禮之太體三代相繼皆因之而不能變其所損光豈不過文章制度小過不及之間而其已然之迹今皆可見則自今以往或有繼周而王者雖百世之遠所因所革亦不過此豈但十世而已乎聖人所以知來者蓋如此非若後世識緯術數之學也○胡氏曰子張之問蓋欲知來而聖人言其既往者以明之也夫自修身以至於天下不可一日而無禮天敘天秩人所共由禮之本也商不能改乎夏周不能改乎商所謂天地之常經也若乃制度文為或大過則當損或不足則當益益之損之與時宜之而所因者不壞是今日之通義也因往推來雖百世之遠不過如此而已矣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

非其鬼謂非其所當祭之鬼諂求媚也

見義不為無勇也

知而不為是無勇也

論語卷之二

論語卷之二

朱熹集註

八佾第三

凡二十六章通前篇未

二章皆論禮樂之事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

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佾音逸

季氏魯大夫季孫氏也佾舞列也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每佾八人

如其佾數或曰每佾八人未詳孰是季氏以太夫而僭用天子之禮樂孔子言其此事尚忍為之則何事不可忍為或曰忍容忍也蓋淫疾之辭

○范氏曰樂舞之數自上而下降殺以兩而已故兩之間不可以毫髮僭

差也孔子為政先正禮樂則季氏之罪不容誅矣謝氏曰君子於其所不容

為不敢須臾處不忍故也而季氏忍此矣則雖弑父與君亦何所憚而不為乎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

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

之堂徹直別反 三家魯大夫孟

家也。雍周頌篇各徹祭畢而收其俎也。天子宗廟之祭則歌雍以徹是時三家僭而用之相助也。辟公諸侯也。穆穆深遠之意。天子之容也。此雍詩之詞。孔子引之。言三家之堂非有此事亦何取於此。義而歌之乎。譏其無知妄作以取僭竊之罪。○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所當為。魯安得獨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其因襲之弊遂使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故仲尼譏之。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游氏曰。人而不仁則人心亡矣。其如禮樂何哉。言雖欲用之而禮樂不為之用也。○程子曰。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李氏曰。禮樂待人而後行苟非其人則雖玉帛鐘磬鐘鼓聲鏗亦將如之何哉。然記者

序此於八佾雍徹之後疑其為僭禮樂者發也

林放問禮之本

林放魯人見世之為禮者專事繁文而疑其本之不在是也故以為問

子曰大哉問

孔子以時抗逐末而放獨有志於本故大其問蓋得其本則禮之全體無不在其中矣

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

易也寧戚

易治也。孟子曰。易其田疇在喪禮則節文習孰而無哀痛慘怛之實者也。戚則一於哀而文不足。耳禮貴得中。奢易則過於文。儉戚則不及而實。二者皆未合禮。然凡物文理必先有質而後有文。則質乃禮之本也。○范氏曰。夫祭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喪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禮失之奢喪失之易皆不能反本而隨其未故也。禮奢而備不若儉而不備之愈也。喪易而文不若戚而

不文之入也。儉者物之質戚者心之誠。故為禮之本。楊氏曰。禮始諸飲食。故沃尊而杯飲為之。簋豆豐爵之節。所以文之也。則其本儉而已。喪不可以徑情而直行。為之哀麻哭踊之數。所以節之也。則其本戚而已。周衰世放以文滅質。而林放獨能問禮之本。故夫子大之而告之以此。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吳氏曰。亡。古。無。字。通用。程子曰。夷狄且有君長。不如諸夏之僭亂。反無上下之分也。○尹氏曰。孔子傷時之亂而歎之也。亡。非實亡也。雖有之。不能盡其道爾。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女音汝。旅。祭。名。泰山。山名。在魯地。與平聲。禮。諸侯。祭。封。內。山川。季氏祭之。僭也。冉有。孔子弟子。名求。時為季氏宰。救。謂。救。其。陷。於。僭。竊。之。罪。嗚呼。歎辭。言神不享非禮。欲季氏知其無益而自止。又進林放以厲冉有也。○范氏曰。冉有從季氏。夫子豈不知其不可告也。然而聖人不輕絕人。盡已之心。安知冉有之不能救。季氏之不可諫也。既不能正。則美林放以明泰山之不可誣是。亦教誨之道也。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飲去聲。揖讓而升者。太射之禮。耦進三揖而後升堂也。下而飲。謂射畢。揖降以俟眾耦。皆降。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取觶立飲也。言君子恭遜不與人爭。惟於射而後有爭。然其爭也。雍容揖遜。乃如此。則其爭也。君子而非爭也。君子之爭矣。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  
倩。媚也。美。目。黑。白。分。素。以。爲。絢。今。何。謂。也。此。逸。詩。也。倩。好。目。盼。反。絢。呼。縣。反。輔。也。盼。目。黑。白。分。

倩七練反盼音  
此逸詩也倩好目  
 盼反絢呼縣反  
 輔也盼目黑白分

也。素粉地畫之質也。絢采色畫之飾也。言人有此借盼之美質而又加以華采之節如有素地而加采色也。子夏疑其反謂以素為飾故問之。

子曰繪事後素

繪胡對反

繪事。繪畫之事也。後素。後於素也。考工記曰。繪畫之事。後素功。謂先以粉地為質。而後施五采。猶人。有美質然後可加文飾。

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

始可與言詩已矣

禮必以忠信為質。猶繪事必以粉素為先。起。猶發也。起予。言能起發我之志意。謝氏曰。子貢因論學而知詩。子夏因論詩而知學。故皆可與言詩。楊氏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其質。禮不虛行。此繪事後素之說也。孔子曰。繪事後素。而子夏曰。禮後乎。可謂能繼其志矣。非得之言意之表者。能之乎。商賜可與言詩者。以此若夫玩心於章句之末。則其為詩也。綯而已矣。所謂起予。則亦相長之義也。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

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

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杞。夏之後。宋。殷之後。徵。證也。文。典籍也。獻。賢也。言二代之禮。我能言之。而二國不足取以為證。以其文獻不足故也。又獻若足。則我能取之。以證吾言矣。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禘大計反

趙伯循曰。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賜魯重祭。故得禘於周公之廟。以文王為所出之帝。而周公配之。然非禮矣。灌者。方祭之始。用鬱鬯之酒。灌地以降神也。魯之君臣。當此之時。誠意未散。猶有可觀。自此以後。則浸以懈怠而無足觀矣。蓋魯祭非禮。孔子本不欲觀。至此

而失禮之中又失禮焉故發此歎也  
○謝氏曰夫子嘗曰我欲觀夏道是  
故之祀而不足證也我欲觀商道是  
故之宋而不足證也又曰我觀周道  
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  
非禮也周公其衰矣考之祀宋已如  
彼考之當今又如此  
孔子所以深歎也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

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

示諸斯乎指其掌

先主報本追遠之意莫發於禘非仁  
孝誠敬之至不足以與此非或人之  
所及也而不至不禘之法又魯之所  
當諱者故以不知答之示與視同指  
其掌弟子記夫子言此而自指其掌  
言其明且易也蓋知禘之說則理無  
不明誠無不格而治天下不難矣  
聖人於此豈真有所不知也哉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程子曰祭祭先祖也祭神祭外神也  
祭先主於祭祭神主於敬思謂此門

人記孔子祭  
祀之誠意

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與去聲

又記孔子之言以明之言已當祭之  
時或有故不得與而使他人攝之則  
不得致其如在之誠故雖已祭而此  
心缺然如未嘗祭也○范氏曰君子  
之祭七日戒三日齋必見所祭者誠  
之至也是故郊則天神格廟則人鬼  
享皆由已以致之也有其誠則有其  
神無其誠則無其神可不謹乎吾不  
與祭如不祭誠  
為實禮焉虛也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

寧媚於竈何謂也

王孫賈衛大夫媚親順也室西南隅  
為奧竈者五祀之一夏所祭也凡祭  
五祀皆先設主而祭於其所然後迎  
尸而祭於奧略如祭宗廟之儀如祀  
竈則設主於竈座祭畢而更設饌於  
奧以迎尸也故時俗之語因以奧有  
常尊而非祭之主竈雖卑賤而當時  
用事除自結於君木如阿附權臣也

賈衛之權臣故以此諷孔子

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

也天即理也其尊無對非與寵之可也此也述理則獲罪於天矣豈媚於

與寵所能禱而免乎言但當順理非特不當媚寵亦不可媚於與也謝氏曰聖人之言遜而不迫使王孫賈而知此意不為無益使其不知亦非所以取禍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

文哉吾從周

郁於六反

監視也二代夏商也言其視二代之禮而損益之郁郁文盛貌○尹氏曰三代之禮至周大備○夫子美其文而從之

子曰入太廟每事問或曰孰

謂鄒人之子知禮乎入太廟

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

大音泰鄒大廟魯周公廟此蓋孔子側雷反始仕之時入而助祭也鄒

魚邑名孔子父叔梁紇嘗為其邑大夫孔子自少以知禮聞故或人因此而譏之孔子言是禮者敬謹之至乃所以為禮也○尹氏曰禮者敬而已矣雖知亦問謹之至也其為敬莫大於此謂之不知禮者豈足以知孔子哉

子曰射不主皮為力不同

科古之道也

為去聲

射不主皮及鄉射禮文為力不同科孔子解禮之意如此也皮革也布侯而棲革於其中以為的所謂鵠也科等也古者射以觀德但主於中而不主於貫革蓋以入之力有強弱不同等也記曰武王克商散軍郊射而貫革之射息立謂此也周衰禮廢列國兵爭復尚貫革故孔子歎之○楊氏曰中可以學而能力不可以強而至○聖人言古之道所以正今之失

子曰貢欲去告朔之餼羊

去起呂反告古篤告朔之禮古者天子常以反餼許氣反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



期于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月朔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餘生牲也魯自文公始不視朔而有司猶供此羊故子貢欲去之

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愛猶惜也子貢蓋惜其無實而妄費然禮雖廢羊存猶得以識之而可復焉若併去其羊則此禮遂亡矣孔子所以惜之○楊氏曰先期諸侯所以稟命於君親禮之大者魯不視朔矣然羊存則告朔之名未泯而其實因可舉此夫子所以惜之也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為諂也

黃氏曰孔子於事君之禮非有所加也如是而後盡爾時人不能友以為諂故孔子言之以明禮之當然也○程子曰聖人事君盡禮當時以為諂若他人言之必曰我事君盡禮小人以為諂而孔子之言止於如此聖人道大德宏此亦可見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

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

臣事君以忠

定公魯君名宋一欲自盡而巳○呂氏曰使臣不患其不忠患禮之不至事君不患其無禮患忠之不足尹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樂音關雎周南國風詩之首篇也淫者樂之過而失其正者也傷者哀之過而害於和者也關雎之詩言后妃之德宜配君子求之不得則不能無寤寐反側之憂求而得之則宜其有琴瑟鐘鼓之樂蓋其憂雖深而不害於和其樂雖盛而不失其正故夫子稱之如此欲學以識其性情之正也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

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

人以栗曰使民戰栗

宰我孔子弟子

名予。三代之社不同者古者立社各樹其土之所宜木以爲主也。戰栗恐懼貌。宰我又信周所以用栗之意。如此豈以古者戮人於社故附會其說與。

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遂事謂事雖未成而執不能已者孔

子以宰我所對非立社之本意又啟時君殺伐之心而其言已出不可傷救故歷言此以激貴之欲使謹其後也。尹氏曰古者各以所宜木名其社非取義於木也。宰我不知而妄對故夫子責之。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

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桓公霸諸侯器小言其不知聖賢大學之道故身修德以致主於王道。

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焉於度反

或人蓋疑器小之爲儉三歸臺名事見說苑攝兼也家臣不能具也

常兼數事管仲不然皆言其侈

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

好去聲坫丁念反

或人又疑不儉爲知禮屏謂之樹塞猶蔽也設屏於門以蔽內外也。好謂好會也。在兩楹之間獻酬飲畢則反爵於其上此皆諸侯之禮而管仲僭之不知禮也。愚謂孔子譏管仲之器小其旨深矣。或人不知而疑其儉故斥其奢以明其非儉或又疑其知禮故又斥其僭以明其不知禮。蓋雖不復明言小器之所以然而其所以小者於此亦可見矣。故程子曰奢而犯禮其器之小可知。蓋器大則自知禮而無此失矣。此言當深味也。蘇氏曰自脩身正家以及於國則其本深其及者遠是謂大器揚雄所謂大器。

猶規矩準繩。先自治而後治人者是也。管仲三歸反堵。桓公內嬖六人而霸天下。其本固已淺矣。管仲死。桓公薨。天下不復宗齊。揚氏曰。夫子大管仲之功。而小其器。蓋非王佐之才。雖能令諸侯正天下。其器不足稱也。道學不明而王霸之略混為一途。故聞管仲之器小。則疑其為儉。以不儉。則又疑其知禮。蓋世務以詭遇為功。而不知為之。策則不悟其小。宜免也。○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

音泰從。謠。告也。大師。樂官名。時音樂。成。樂之一終也。○謝氏曰。五音六律。不具。不足以言樂。翕如。言其合也。五音合矣。清濁高下。如五味之相濟。而後和。故曰純如。合而和矣。欲其無相奪倫。故曰皦如。然豈宜官。官而商。自商乎。不相及而相連。如貫珠。可也。故曰繹如也。以成。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魯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為木鐸。

儀。衛邑。封人。掌封疆之官。蓋賢去聲。而隱於下位者也。君子謂當時賢者。至此皆得見之。自言其平日不見。絕於賢者而求。以自通也。見之謂通。便得見。○禮。謂失位去國。禮曰。喪欲速。貧是也。木鐸。金口木舌。施政教時所振。以警眾者也。言亂極當治。天必將使夫子得位。設教不及失位也。封人一見夫子。而遠以是稱之。其所得於觀感之間者。深矣。或曰。木鐸。所以徇于道路。言曰。天使夫子失位。周流四方。以行其教。如木鐸之徇于道路也。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韶。舜樂。武。武王。

樂美者聲容之盛善者美之實也舜  
 紹堯致治武王伐紂救民其功一也  
 故其樂皆盡美然舜之德性之也又  
 以揖遜而有天下武王之德效之也  
 又以征誅而得天下故其實有不同  
 者○程子曰成湯放桀惟有慝德武  
 王亦然故未盡善堯舜湯武其揆一  
 也征伐非其所欲所遇之特然爾  
 ○子曰居上不寬為禮不敬  
 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居上主於愛人故以寬為本為禮以  
 敬為本臨喪以哀為本既無其本則  
 以何者而觀其  
 所行之得失哉

里仁第四 凡二十  
 六章

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為

得知處上聲焉於里有仁厚之俗  
 度反知去聲為美擇里而不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

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

知者利仁樂音洛約窮困也利猶  
 知去聲貪也蓋淺知篤

好而必欲得之也不仁之入失其本  
 心久約必濫及樂必淫惟仁者則安  
 其仁而無適不然知者則利於仁而  
 不易所守蓋雖淺淺之不同然皆非  
 外物所能奪矣○謝氏曰仁者心無  
 內外遠近精粗之間非有所存而自  
 不亡非有所理而自不亂如目視而  
 耳聽手持而足行也知者謂之有所  
 見則可謂之有所得則未可有所存  
 斯不亡有所理斯不亂未能無意也  
 安仁則一利仁則二安仁者非顏閔  
 以死去聖人為不遠不知此味也諸  
 子雖有卓越之才謂之見道  
 不惑則可然未竟於利之也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

人好惡  
 去聲  
 惟之為言獨也蓋無私心  
 然後好惡當於理程子所  
 謂得其公正是也○游氏曰好善而  
 惡惡天下之同情然人每失其正者  
 心有所繫而不能自克也惟  
 仁者無私心所以能好惡也

命卷二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惡如苟誠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其心誠在於仁則必無為惡之事矣

楊氏曰苟志於仁未必無過舉也然而為惡則無矣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以欲

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

與賤是人之所以惡也不以其

道得之不去也

不以其道得之謂不當得而得之然於富貴則不處於貧賤則不去君子之審富貴而安貧賤也如此

君子去仁惡乎成名

言君子所以為君子以其仁也若貪富貴而厭貧賤則是自離其仁而無君子之實矣何所成其名乎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

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造七切反沛音貝終食者一飯之頃造次急遽苟能之時顛沛傾覆流離之際蓋君子之不去乎仁如此不但富貴貧賤取舍之間而已也言君子為仁自富貴貧賤取舍之間以至於終食造次顛沛之頃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也然取舍之分明然後存養之功密存養之功密則其取舍之分益明矣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

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

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

加乎其身

好惡皆去聲

夫子自信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蓋好仁者真知仁之可好故天下之物無以加之惡不仁者真知不仁之可惡故其所以為不仁者必能絕去不仁之事而不使不仁者及於其身此皆成德之事故難得而見之也

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

論語

卷二

二

論語

卷二

二

我未見力不足者

言好仁惡不  
見然或有入果能丁且奮然用力於  
仁則我又未見其力有不足者蓋為  
仁在己欲之則是而志之所至氣必  
至焉故仁雖難能而至之亦易也

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蓋疑辭有之謂有用力而力不足者  
蓋人之氣質不同故疑亦容或有此  
昏弱之甚欲進而不能者但此偶未  
之見耳蓋不敢終以為易而又歎人  
之莫肯用力於仁也○此章言仁之  
成德雖難其人然學者苟能實用其  
力則亦無不可至之理但用力而不  
至者今亦未見其人焉此夫子所以  
反覆而歎  
息也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

觀過斯知仁矣

黨類也程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類  
君子常失於厚小人常失於薄君子  
過於愛小人過於忍尹氏曰於此觀  
之則人之仁不仁可知矣○吳氏曰

後漢吳祐謂掾以親故受汗辱之辱  
所謂觀過知仁是也愚按此亦但言  
人雖有過猶可即此而知其厚薄非  
謂必俟其有過而後賢否可知也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道者事物當然之理苟得聞之則生  
順死安無復遺恨矣朝夕所以言其  
其時之近○程子曰言人不可以不  
知道者得聞道雖死可也又曰皆實  
理也人知而信者為難死生亦大  
矣非誠有所得豈以夕死為可乎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

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心欲求道而以口體之奉不若人為  
恥其識趣之卑陋其矣何足與議於  
道哉○程子曰志於道而  
心役乎外何足與議也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

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適丁  
歷反  
必  
適專主也春秋傳曰吾誰適從  
是也莫不官也此從也○謝氏

曰適可也莫不可也無可無不可苟無道以主之六之幾於猖狂自恣乎此佛老之學所以自謂心無所往而能應變而卒得罪於聖人也聖人之學不然於無可無不可之間有義存焉然則君子之心果有所倚乎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懷思念也懷德謂存其固有之善懷土謂溺其所處之安懷刑謂畏法懷惠謂貪利君子小人趣向不同公私之間而已矣○尹氏曰樂善惡不善所以為君子苟安務得所以為小人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聲孔氏曰放依也多怨謂多取怨○程子曰欲利於己必害於人故多怨

○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

讓者禮之實也何有言不難也言有禮之實以為國則何難之有不厭禮

其禮文雖具亦且無知之何笑而況於為國乎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

所以立謂所以立乎其位者可知謂可以見知之實○程子曰君子求其在己者而已矣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

曾子曰唯

參所金及唯上聲

參乎者呼曾子之名而告之貫通也唯者應之速而無疑者也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而泛應曲當用各不同曾子於其用處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爾夫子知其真續九久將有所得是以呼而告之曾子果能默契其指即應之速而無疑也

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盡已之謂忠。推已之謂恕而已矣。者竭盡而無餘之詞也。夫子之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譬則天地之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也。自此之外。固無餘法而亦無待於推矣。曾子有見於此。而難言之。故借學者盡已推已之助。以著明之。欲人之疑。疑也。蓋至誠無息者。道之體也。萬殊之所以一本也。萬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萬殊也。以此觀之。一以貫之之實可見矣。或曰。中心為忠。知人為恕。於義亦通。○程子曰。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違道不遠是也。忠恕一以貫之。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忠者無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此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又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就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又曰。聖人教人各因其才。善道一以貫之。唯曾子為能達此。孔子所以告之也。曾子告門人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亦猶夫子之告曾子也。中庸所謂忠恕違道不遠。斯乃下學上達之義。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於利

喻猶曉也。義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程子曰。君子之於義猶小人之於利也。唯其深喻是以篤好。楊氏曰。君子有舍生而取義者。以利言之。則人之所欲無甚於生。所惡無甚於死。孰肯舍生而取義哉。其所喻者義而已。不知利之為利。說也。小人反是。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賢而內自省也

省思

思齊者冀己亦有是善。內自省者。恐己亦有是惡。○胡氏曰。見人之善。惡不同。而無不及。諸身者。則不徒羨人。而甘自棄。不徒責人。而忘自責矣。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此章與內則之言相表裏。幾微也。微諫所謂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也。見志不從。又敬不違。所謂諫而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也。勞而不怨。所謂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就諫。父母怒。不悅而撻之。流而不敗。疾



怨起敬  
起孝也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

有方

遠遊則去親遠而為日久定省曠而音問疎不惟已之思親不置亦恐親之念我不忘也遊必有方加已告云云之東則不敢更適西欲親必知已之所左而無憂召已則必至而無失也范氏曰子能以父母之心為心則孝矣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

可謂孝矣

胡氏曰已見首篇此蓋復出而逸其半也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

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知猶記憶

也常知父母之年則既壽其壽又懼其衰而於愛日之誠自有不能已者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

之不逮也言古者以見今之不然言速及也行不及言則恥

之愚古者所以不出其言為此故也

○范氏曰君子之於言也不得已而後出之非言之難而行之難也人惟其不行也是以輕言之言之如其所

行行之加其所言則出請其口必不易矣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

鮮上謝氏曰不侈然以自放之謂約手子聲曰凡事約則鮮失非此謂儉約也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

於行

行去謝氏曰放言易故欲訥力行難故欲敏○胡氏曰自吾道一貫至此一章疑皆曾子問人所記也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鄰猶親也德不孤立必以類應故有德者必有其類從之如居之有鄰也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

友數斯疏矣

數色角反

程子曰數煩數也胡氏曰事君諫不行則當去道反善不納則當止至於

言卷二  
十五  
煩瀆則言者輕聽者厭矣是以求樂  
而反辱求親而反疏也范氏曰君臣  
朋友皆以義合  
故其事同也

論語卷之二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888003837